

## 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

獨孤穆 華州參軍 趙叔牙 周濟川

獨孤穆

唐貞元中，河南獨孤穆者，客淮南。夜投大儀縣宿，未至十里餘，見一青衣乘馬，顏色頗麗。穆微以詞調之，青衣對答甚有風格。俄有車路北下道（「下道」原作「有導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者，引之而去。穆遂謂曰：「向者粗承顏色，謂可以終接周旋，何乃頓相捨乎？」青衣笑曰：「愧恥之意，誠亦不足。但娘子少年獨居，性甚嚴整，難以相許耳。」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，青衣曰：「姓楊第六。」不答其他。既而不覺行數里。俄至一處，門館甚肅。青衣下馬入，久之乃出，延客就館曰：「自絕賓客，已數年矣。娘子以上客至，無所為辭。勿嫌疏漏也。」於是秉燭陳榻，衾褥備具。有頃，青衣出謂穆曰：「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？」穆乃自陳，是盛八代孫。青衣曰：「果如是，娘子與郎君乃有舊。」穆詢其故，青衣曰：「某賤人也，不知其由，娘子即當自出申達。」須臾設食，水陸必備。食訖，青衣數十人前導曰：「縣主至。」見一女，年可十三四，姿色絕代。拜跪訖，就坐，謂穆曰：「莊居寂寞，久絕賓客，不意君子惠顧。然而與君有舊，不敢使婢僕言之，幸勿為笑。」穆曰：「羈旅之人，館穀是惠，豈意特賜相見，兼許敘故。且穆平生未離京洛，是以江淮親故，多不相識，幸盡言也。」縣主曰：「欲自陳敘，竊恐驚動長者。妾離人間，已二百年矣。君亦何從而識？」初穆聞姓楊，自稱縣主，意已疑之，及聞此言，乃知是鬼，亦無所懼。縣主曰：「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，故欲奉託，勿以幽冥見疑。」穆曰：「穆之先祖，為隋室將軍。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，欲相顧托，乃平生之樂聞也。有何疑焉？」縣主曰：「欲自宣泄，實增悲感。妾父齊王，隋帝第二子。隋室傾覆，妾之君父，同時遇害。」大臣宿將，無不從逆。唯君先將軍，力拒逆黨。妾時年幼，常在左右，具見始末。及亂兵入宮，賊黨有欲相逼者，妾因辱罵之，遂為所害。「因悲不自勝。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，大約多同隋史。久之，命酒對飲。言多悲咽，為詩以贈穆曰：「江都昔喪亂，闕下多構兵。豺虎恣吞噬，戈乾日縱橫。逆徒自外至，半夜開重城。膏血浸宮殿，刀槍倚簷楹。今知從逆者，乃是公與卿。白刃污黃屋，邦家遂因傾。疾風知勁草，世亂識忠臣。哀哀獨孤公，臨死乃結纓。天地既板蕩，雲雷時未亨。今者二百載，幽懷猶未平。山河風月古，陵寢露煙青。君子乘祖德，方垂忠烈名。華軒一會顧，土室以為榮。丈夫立志操，存沒感其情。求義若可托，誰能抱幽貞。」穆深嗟歎，以為班婕妤所不及也。因問其平生製作，對曰：「妾本無才，但好讀古集。常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，私懷景慕。帝亦雅好文學，時時被命。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，妾每見其文，心頗鄙之。向者情發於中，但直敘事耳，何足稱贊？」穆曰：「縣主才自天授，乃鄴中七子之流。道衡安足比擬？」穆遂賦詩以答之曰：「皇天昔降禍，隋室若綴旒。患難在雙闕，干戈連九州。出門皆凶豎，所向多逆謀。白日忽然暮，頽波不可收。望夷既結纒，宗社亦貽羞。溫室兵始合，宮闈血已流。憫哉吹簫子，悲啼下鳳樓。霜刃徒見逼，玉笄不可求。羅襦遺侍者，粉黛成仇讎。邦國已滄覆，餘生誓不留。英英將軍祖，獨以社稷憂。丹血濺黼辰，豐肌染戈矛。今來見禾黍，盡日悲宗周。玉樹已寂寞，泉台千萬秋。感茲一顧重，願以死節酬。幽顯儻不昧，中焉契綢繆。」縣主吟諷數四，悲不自堪者久之。逡巡，青衣數人皆持樂器，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：「言及舊事，但恐使人悲感，且獨郎新至，豈可終夜啼淚相對乎？某請充使，召來家娘子相伴。」縣主許之。既而謂穆曰：「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，亦當時遇害。近在於此？」俄頃即至，甚有姿色，善言笑。因作樂，縱飲甚歡。來氏歌數曲，穆唯記其一曰：「平陽縣中樹，久作廣陵塵。不意阿（「阿」原作「何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郎至，黃泉重見春。」良久曰：「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，豈期今日忽有佳禮？」縣主曰：「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，願一相見，欲豁幽憤耳。豈可以塵土之質，厚誣君子。」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：「求義若可托，誰能抱幽貞。」縣主微笑曰：「亦大強記。」穆因以歌諷之曰：「金閨久無主，羅袂坐生塵。願作吹簫伴，同為騎鳳人。」縣主亦以歌答曰：「朱軒下長路，青草啟孤墳。猶勝陽台上，空看朝暮云。」來氏曰：「曩日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後兄子，正見江都之亂，其事遂寢。獨孤冠冕盛族，忠烈之家。今日相對，正為佳耦。」穆問縣主所封何邑，縣主云：「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，時駕幸仁壽宮，因名壽兒。明年，太子即位，封清河縣主。上幸江都宮，徙封臨淄縣主。特為皇后所愛，常在宮內。」來曰：「夜已深矣，獨孤郎宜且成禮。某當奉候於東閣，伺曉拜賀。」於是群婢戲謔，皆若人間之儀。既入臥內，但覺其氣奄然。其身頗冷。頃之，泣謂穆曰：「殂謝之人，久為塵灰。幸將奉事巾櫛，死且不朽。」於是復召來氏，飲宴如初。因問穆曰：「承君今適江都，何日當回？有以奉托可乎？」穆曰：「死且不顧。其他有何不可乎？」縣主曰：「帝既改葬，妾獨居此。今為惡王墓所擾，欲聘妾為姬。妾以帝王之家，義不為凶鬼所辱。本願相見，正為此耳。君將適江都，路出其墓下，以妾之故，必為其所困。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，能制鬼神。君若求之，即免矣。」又曰：「妾居此亦終不安。君江南回日，能挈我俱去，葬我洛陽北坡上，得與君相近。永有依托，生成之惠也。」穆皆許諾，曰：「遷葬之禮，乃穆家事矣。」酒酣，倚穆而歌曰：「露草芊芊，頽榮未遷。自我居此，於今幾年。與君先祖，疇昔恩波。死生契闊，忽此相過。誰謂佳期，尋當別離。俟君之北，攜手同歸。」因下淚沾巾，來氏亦泣語穆曰：「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。穆因以歌答曰：「伊彼誰陽，在天一方。驅馬悠悠，忽來異鄉。情通幽顯，獲此相見。義感疇昔，言存繾綣。清江桂州，可以遨遊。惟子之故，不遑淹流。」縣主泣謝穆曰：「一辰佳晤，永以為好。」須臾，天將明，縣主涕泣，穆亦相對而泣。凡在坐者，穆皆與辭訣。既出門，回顧無所見。地平坦，亦無墳墓之象。穆意恍惚，良久乃定，因徙柳樹一株以志之。家人索穆頗甚，忽復數日，穆乃入淮南市（「市」原作「京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果遇王善交於市，遂獲一符。既至惡王墓下，為旋風所撲三四，穆因出符示之，乃止。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，及縣主言，無不明曉，穆乃深歎訝，亦私為親者言之。時年正月，自江南回，發其地數尺，得骸骨一具。以衣衾斂之。穆以其死時草草，葬必有闕，既至洛陽，大具威儀，親為祝文以祭之，葬於安善門外。其夜，獨宿於村墅，縣主復至，謂穆曰：「遷神之德，萬古不忘。幽滯之人，分不及此者久矣。幸君惠存舊好，使我永得安宅。道途之間，所不奉見者，以君見我腐穢，恐致嫌惡耳。」穆睹其車輿導從，悉光赫於當時。縣主亦指之曰：「皆君之賜也。歲至己卯，當遂相見。」其夕因宿穆所，至明乃去。穆既為數千里遷葬，復倡言其事，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。貞元十五年，歲在己卯，穆晨起將出，忽見數車至其家，謂穆曰：「縣主有命。」穆曰：「相見之期至乎？」其夕暴亡，遂合葬於楊氏。（出《異聞錄》）

華州參軍

華州柳參軍，名族之子。寡慾早孤，無兄弟。罷官，於長安閒遊。上巳日，曲江見一車子，飾以金碧，半立淺水之中。後簾徐褰，見搵手如玉，指畫令摘芙蓉。女之容色絕代，斜睨柳生良久。柳生鞭馬從之，即見車子入永崇裡。柳生訪其（「訪」原作「知」，「其」下有「大」字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姓崔氏，女亦有母。有青衣，字輕紅。柳生不甚貧，多方略輕紅，竟不之受。他日，崔氏女有疾，其舅執金吾王，因候其妹，且告之，請為子納焉。崔氏不樂，其母不敢違兄之命。女曰：「願嫁得前時柳生足矣。必不允，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。」其母念女之深，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。柳生為輕紅所誘，又悅輕紅，輕紅大怒曰：「君性正粗，奈何小娘子如此侍於君？某一微賤，便忘前好，欲保歲寒，其可得乎？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。」柳生再拜，謝不敏然。始曰：「夫人惜小娘子情切，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，夫人是以偷成婚約。君可三兩日內就禮事。」柳生極喜，自備數百千財禮，期內結婚。後五日，柳挈妻與輕紅於金城裡居。及旬月外，金吾到永崇，其母王氏泣云：「某夫亡，子女孤獨，（「獨」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被姪不待禮會，強竊女去矣。兄豈無教訓之道？」金吾大怒，歸答其子數十。密令捕訪，彌年無獲。無何，王氏歿，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赴喪。金吾之子既見，遂告父，父擒柳生。生云：「某於外姑王氏處納采娶妻，非越禮私誘也。家人大小皆熟知之。」王氏既歿，無所明，遂訟於官。公斷王家先下財禮，合歸王家。金吾子常悅表妹，亦不怨前橫也。經數年，輕紅竟潔已處焉。金吾又亡，移其宅於崇義裡。崔氏不樂事外兄，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，時柳生尚居金城裡。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為期，兼齋看圍豎，令積糞堆與宅垣齊，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，同詣柳生。柳生驚喜，又不出城，只遷群賢裡。後本夫終尋崔氏女，知群賢裡住，復與訟奪之。王生情深，崔氏萬途求免，託以體孕，又不責而納焉。柳生長流江陵。二年，崔氏女與輕紅相繼而歿，王生送喪，哀慟之禮至矣。輕紅亦葬於崔氏墳側。柳生江南閒居，春二月，繁花滿庭，追念崔氏女，凝想形影，且不知存亡。忽聞扣門甚急，俄見輕紅抱妝奩而進，乃曰：「小娘子且至。」聞知車馬之聲，比崔氏女入門，更無他見。柳生與崔氏女契闊，悲歡之甚。問其由，則曰：「某已與王氏訣，自此可以同穴矣。人生意專，必果夙願。」因言曰：「某少習樂，箜篌中頗有功。」柳生即時買箜篌，調弄絕妙。二年間，可謂盡平生矣。無何，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之門，見輕紅，驚不知其然。又疑人有相似者，未敢遽言。問閭里，又云流人柳參軍。彌怪，更伺之，輕紅亦知是王生家人，因具言於柳生，匿之。王生蒼頭卻還城，具以其事言於王生。王生聞之，命駕千里而來。既至柳生家門，於隙窺之，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，崔氏女新妝，輕紅捧鏡於其側，崔氏勻銅黃未竟。王生門外極叫，輕紅鏡墜地，有聲如磬，崔氏與王生無憾。遂入，柳生驚，亦待如賓禮。俄又失崔氏所在。柳生與王生從容言事，二人相看不喻，大異之。相與造長安，發崔氏所葬驗之，即江陵所施鉛黃如新，衣服肌肉，且無損敗，輕紅亦然。柳與王相誓，卻葬之。二人入終南山訪道，遂不返焉。（出《乾鑿子》）

#### 趙叔牙

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，徐州散將趙叔牙移入新宅。夜中，有物窗外動搖窗紙聲，問之，其物是鬼，吳時劉得言，窟宅在公床下，往來稍難。公為我移出，城南台雨山下有雙大樹，是我妻墓，墓東埋之。後必相報。「叔牙明旦出城，視之信。即日掘床下，深三尺，得骸骨，如其言葬之。其夜，鬼來言謝，曰：「今時旱，不出三日有雨。公且告長史。叔牙至明通狀，請祈雨，期三日雨足。節度使司空張建封許之，給其所須，叔牙於石佛山設壇。至三日，且無雨，當截耳。城中觀者數千人，時與寇鄰，建封以為詐妄有謀，晚衙杖殺之。昏時大雨，即令致祭，補男為散騎。時人以為事君當誠實，今趙叔牙隱鬼所報雨至之期，故自當死耳。」（出《祥異記》，明抄本作出《集異記》）

#### 周濟川

周濟川，汝南人，有別墅在楊州之西。兄弟四人俱好學，嘗一夜講授罷，可三更，各就榻將寐。忽聞窗外有格格之聲，久而不已。濟川於窗間窺之，乃一白骨小兒也，於庭中東西南北趨走。始則叉手，俄而擺臂。格格者，骨節相磨之聲也。濟川呼兄弟共覘之。良久，其弟巨川厲聲呵之，一聲小兒跳上階，再聲入門，三聲即欲上床。巨川元呵罵轉急。小兒曰：「阿母與兒乳。」巨川以掌擊之，隨掌墮地，舉即在床矣，騰越之捷若猿獼。家人聞之，這意有非，遂持刀棒而至。小兒又曰：「阿母與兒乳。」家人以棒擊之，其中也，小兒節節解散如星，而復聚者數四。又曰：「阿母與兒乳。」家人以布囊盛之，提出，遠猶求乳。出郭四五里，擲一枯井。明夜又至，手擎布囊，拋擲跳躍自得。家人輩擁得，又以布囊，如前法盛之，以索括囊，懸巨石而沉諸河，欲負趨出，於囊中仍云：「還同昨夜客耳。」餘日又來，左手攜囊，右手執斷索，趨馳戲弄如前。家人先備大木，鑿空其中，如鼓撲，擁小兒於內，以大鐵葉，冒其兩端而釘之，然後鎖一鐵，懸巨石，流之大江。負欲趨出，云：「謝以棺槨相送。」自是更不復來，時貞元十七年。（出《祥異記》。明抄本作出《廣異記》。）（原書此處有「太原部將」一條，與三百四十六卷第二條復，今刪。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